

民间泥玩的艺术魅力

文 / 杨振廷



古彭城徐州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四月二十九日的云龙山和泰山二庙会，总会是热闹非凡。除了五花八门的农副产品、手工艺为卖品的交流贸易外，我们还会看到从邻省山东苍山一带的民间艺人手推三轮木车连夜赶来，把盛有泥玩的货物一箱箱打开摆起摊来。前来赶会的男女老幼簇拥着，总会带回几个泥玩（或小鸡、小鸭，或青蛙、蛤蟆），增添孩子们的乐趣。也有一些艺术家们，到摊前多给两三倍的钱，一扫而光，这些泥玩成了他们的家藏和礼品了。

一、民间泥玩吸引常人之处

赶庙会，推着小木车嗒嗒响，吹着小泥玩呜呜叫，心里乐滋滋，好看又好玩，给人放松感、喜庆感，老百姓就图得这个。

我国劳动人民最善于把美贯穿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其中蕴藏着高超的技艺和智慧。

从史料记载，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已经能制造出某种绘画、雕刻和工艺美术品。其作用大都强调实用性，其中包括宗教、巫术等作用。在制作实用器物时，人类产生了审美意识和审美手段的萌芽。因此，审美是人类原始精神不可缺少的一种机能，这种原始人类的审美机能延续迄今。

苍山一带的泥玩品种多达一二十种，有人物、有动物，家禽走兽、伏羲、女娲、红脸关公、黑脸张飞、骑马武士、鸡、鸭、狗、猪、马、牛、羊等。据传说，除了它自身的好看、好玩，赏心悦目，还能消灾免难，治病辟邪，寻求平安。它是一种吉祥物，是一种神灵。

二、民间泥玩吸引艺术家之处

泥玩（河南南阳称为“泥泥狗”）属民俗艺术类的一种。“民间美术”是“原生态”。我国有许多许多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品都是出于无名的民间艺人之手。

我国的工艺美术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又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内容题材包罗万象，许多题材存有世界的共性，也具有其它民族绝无仅有的龙凤艺术、麒麟、宝相花吉祥图案等内容。这都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先民的高超智慧。

艺术家欣赏那种“土味”，还是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这种“土”的实质就是纯粹的本民族的艺术本土文化的结晶。泥玩与手工小绣品、小窗花、小瓷玩、木版年画等都是当地老百姓自然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民间艺术品，从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生活的雏形，凝结着中原人民朴实的情感和审美观念。

苍山一带的泥玩一般以白色或黑色（白色见多）为底，上面施的彩绘，大红大绿大紫，均为原色，鲜艳夺目。这种用单纯明亮的颜色，形成了民间工艺独特的鲜活纯真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属于本



地区民间艺人创造的“程式”。与西画的油彩，国画十二色、水粉色、水彩等色全不一样，那种鲜艳，艳得土，艳得纯，艳得敞亮，艳得直率，艳得大气，给予艺术家强烈的视觉刺激。

民间美术的承传是上辈人自然传下来的手艺，无文字记载或总结，唯有亲传、单传的办法，他们沿袭着先辈的“模式”。这也正是“纯艺术”的原因。颜色自己调剂，泥型乃为流水作业式。以“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为原则。这是劳动者对自己创作行为最深刻的诠释。天真幼稚，粗糙简陋，正是人类审美创造的本源。粗糙的手、直率的心、真切的情，是他们制造艺术的秘诀。

艺术家就欣赏农民手中泥玩的那种淳朴、率真、明快、隽永、强烈、活泼和幽默，来弥补长期在学院教学中的或缺。贴近生活，承传民族文化是艺术家的责任。民间美术可给艺术家诸多的启示。

如果说色彩是真率的，那泥玩的造型更是天真可爱。我们讲的造型就是学院里研究的科学的透视、解剖等绘画造型规律。而泥玩的造型却是两码事，他们是怎么顺手怎么捏，人物大都突出头部，头大身子小，头与身一体，犹如“大头娃娃”，团团圆圆很可爱。在那种粗糙简陋、随意通俗的手艺中，透露出古拙稚美，天真活泼，夸张幽默，简洁写意，线条流畅，真像是中国画的“大写意”。

泥玩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又是值得艺术家学习的。在许多泥玩中，有些形象为半人半猿、人兽同体、一身多首的人物和动物。面对这些超自然的怪异形体，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人兽共存的旷古时代。而这些具有原始宗教文化特征的图腾，历经数千年，伴随着古老的宗教祭祀、民俗活动遗存下来，成为史前“图腾文化”的牙遗。其中存有哲理，有着审美因素，求生存生命力的运动，从而激发着想象和联想的能力，这种传说大部分泥玩的造型及形象被沿袭下来。

我们曾听过用刚摘下的树叶含在嘴里吹出的优美声音，但你不一定听过泥玩吹出来的声音。它是那么的独特，声音特别幽默，那种声音是任何乐器模仿不出来的，它不能登音乐大雅之堂，却是孩子们——农村的孩子们最喜欢的乐器。这种声音除了出现在庙会上，也会在逢年过节时听得到。小喇叭实际上是用麦秆做成的，简单不值钱，就地取材。

泥玩上色前的形与毛笔勾出结构以及涂上的颜色达到高度统一，在捏时就要考虑到哪些地方是凸出来，哪些地方凹进去，干后上色勾线正好能配合得上，共同构成了幽默和谐的小泥玩艺术品。

泥玩虽小，它“有声有色”，它会使我们联想丰富，历史的、审美的、美术、音乐……它永远充满着艺术的魅力。